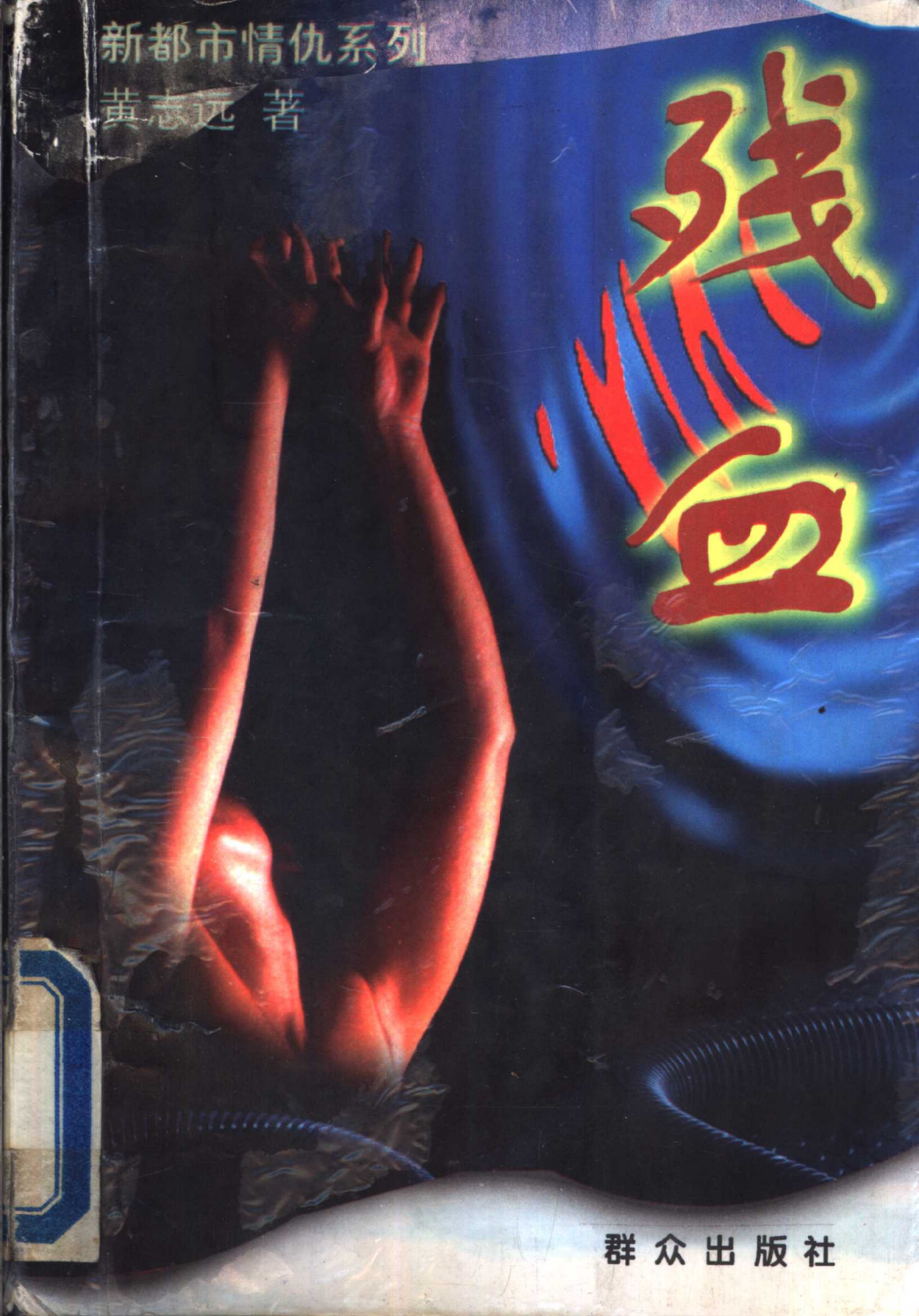


新都市情仇系列

黄志远 著

残血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pair of pale, muscular arms is raised, with hands pressed against a dark, textured surface.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with swirling, smoke-like patterns. On the right, the title '残血'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red characters with a bright yellow glow. The overall mood is dark and intense.

群众出版社

新都市情仇系列
群众出版社

残血

黄志远 著



(京)新登字 093 号

新都市情仇系列

残 血

黄志远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乌海市海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43 千字 插页 2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428-9/I · 530 定价:9.70 元

印数:0001—8000 册

提 要

第 一 章

赵芳妮奋力想推开对方，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她无力抵抗对方那强壮有力的身体，酒后乏力的她很快陷入巨大的虚脱之中。

第 二 章

就感情而言，赵芳妮还不肯相信丈夫真会是那个当年在黑暗中强奸她的恶徒。林燕燕的话终于证实了她不敢相信的事实。

第 三 章

抛下自己心爱的姑娘去和另一个自己并不爱却已有了肉体关系的姑娘结婚，黄诗创尽到的是一个男人的责任。他没有想到还将再次面对当年的痛苦。

第 四 章

掌握住可以使黄诗创家毁妻夫的秘密，张建平心中的得意难以形容。黄诗创那些缠绵无比的拥抱、抚

摸和融融的情话，以及爱抚时的热情洋溢，令赵芳妮充满渴望。

第五章

和张建平复婚可能会使他不致再找黄诗创麻烦，为自己所爱的人，林燕燕愿意牺牲自己。但要她再决成为这个卑鄙小人的妻子，想想都不寒而栗。

第六章

尽管林燕燕对他绝情绝意，可张建平仍放弃不了把林燕燕逼回来的念头。对他来说，能同时拥有林燕燕和赵芳妮两个大美人，那才是最美妙的事情。

第七章

若不是怕感情崩溃而不可收拾，他真想跪倒在林燕燕面前乞求饶恕他所造成的罪孽。张建平贩毒露，发抖地从李国华手中接过刀子和钱，杀气隐隐约约地在他心头升起。

第八章

赵芳妮默默地伫立在林燕燕和黄诗创的墓碑旁，看着墓碑上的照片，泪水默默地滴下来。寒风飒飒，墓地寂寞无声。

第一章

一

月光泛出云层，把幽暗的卧室照得几分朦胧，几分惨淡。白色的天花板和连成一片的组合式家俱毫无生气地面对着如同在僵睡的赵芳妮，仿佛和她一起结构出一幅凝固的油画。

赵芳妮身着白色的睡裙，仰卧在双人床上，睁大着的双眼失去了令男人们怦然心跳的光彩，显得呆板而又迷蒙，麻木地望着月光所没法洞穿的黑夜。

在憋人的静寂中，赵芳妮的手攥得紧紧的，手心里那半截象牙项链早就挤破了她的皮肤，可她还是没有痛感般地攥着那半截残断了项链，似乎恨不能把手心里这十来颗光滑的珠子捏成粉末。

“妮妮，外婆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送你。就送你这条项链吧。虽然不值几个钱，但外婆带了它半辈子了。以后等外婆老死了，你想外婆的话，可以拿出它来看看。”

十来年前，外婆送她到上海读大学时说的话，清晰地浮现在赵芳妮的心头。如今，爱她、疼她的老外婆早已作古，这条象牙项链也变得残缺不全了，可手中的这些珠子却仍旧勾动起她的爱和恨。

爱是对老外婆的，恨是对丈夫黄诗剑的。这份爱从来就没有变过，嫁给黄诗剑后，她也把同样炽热的爱给过黄诗剑，并且无数次想过要永远保持对丈夫的这份爱，而现在，对黄诗剑的恨却完全取代了她曾经有过的爱。

是手中的这半截象牙项链改变了赵芳妮对黄诗剑的情感。

赵芳妮失去外婆送给她的这条项链已有好多年了。她也绝没有想到会在黄诗剑放杂物的抽屉里找到这半截项链。

在过去的岁月里，赵芳妮蒙受的耻辱和打击，都是和这条项链的失却有关的。和黄诗剑结婚后，由于黄诗剑的体贴，昔日的痛苦曾一度在她的心头淡漠过。但当这半截项链蓦然出现在她眼前的时候，难以忘怀的耻辱便猛烈地燃烧在她的胸间。

校园里那个幽暗的夜晚，挂在胸间的象牙项链被扯断夺走的羞耻，赵芳妮是永远也忘记不掉的。

赵芳妮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高中毕业时，她的高考成绩全县第一，幸运地被上海一所名牌大学录取。进入大学读书后，由于深知当小职员的父母供养她读书不易，且只有努力读书才有机会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所以，她从不和那些来学校混文凭的同学为伍，全身心地攻读学业，再次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到大学三年级时，她已被学校公认为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哪想到，厄运恰恰在这个时候降临到她的身上并彻底地毁掉了她的前程。

三年级期末考试结束后，赵芳妮和其它同学一样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班里放假前夕举办的聚餐会上，她也按捺不住地破例喝下了一大杯啤酒，以致聚餐结束后，她便倍感头晕和疲惫，所以没有和同学们一道去学校的礼堂跳舞，独自回到了寝室休息。

那天的晚上特别闷热，赵芳妮回到寝室后又恰逢临时停电，连电扇都没法启动。无奈中，她就在窗前别的同学的铺位上睡了下来。由于酷热难忍，她身上脱得只剩下窄小的背心和裤衩，连门都没有关上就晕乎乎地睡下了。

昏睡不久，赵芳妮模糊地感到有人在抚摸她的身体，她不习惯这种过份亲昵的抚摸，想推开对方，但却浑身没有力气，过量的酒同时使她连眼睛都睁不开。对方那些似乎在央求的低语，她也一句都没有听清楚。闷热的天，使她出了很多的汗，湿乎乎的背心和裤衩粘在身上很不舒服。因此，当对方那双手掀她内衣时，她还下意识地蠕动身体配合对方剥掉她的贴身背心。她的反应显然是一步步地打消了对方的犹豫，两只笨拙的手变得更加

放肆。直到裤衩被剥下的刹那间，赵芳妮才感到了恐惧和警觉，奋力地想推开对方，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她无力推拒对方那强壮有力的身体，酒后乏力的她很快就陷入巨大的虚脱之中，并且在过度的紧张和恐惧中晕了过去……

赵芳妮再次醒来时，寝室里又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她的酒全醒了，赤裸和不适的身体使她完全明白发生过了什么事情。她的手摸到了刚才挣扎时被扯断的半截项链，禁不住痛哭起来。

痛不欲生的赵芳妮没有找到另外半截项链，她知道肯定是那个在黑暗中强暴了她的人拿走了它。可悲的是：她连那个恶人究竟是谁都不知道。

赵芳妮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失掉了她最宝贵的处女贞操以及半截心爱的象牙项链。

羞耻之心使赵芳妮没有对任何人吐露失身的痛苦。抱着以后决不嫁人的信念，她默默地咽下苦水。谁知这给她带来的却是更大的耻辱和灾难。两个月后的一次体检中，她竟被学校医务室查出已经怀了身孕。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学生间有性行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在校女学生怀孕的事毕竟是触犯校规的。尽管以往赵芳妮的表现很好，她还是被校方勒令退学。

赵芳妮跌入了深渊。到这时，她想把遭人强暴的事说出来已经为时太晚，没人会相信她会在那种情况下怀孕，而且她又连那个作案者的半点情况都说不出来。她因此没有为自己作任何申辩，含怨蒙屈地中止眼看就能有成效的学业，离开了学校。

不幸的遭遇，使赵芳妮对那个凌辱了她的男人充满刻骨之恨，可是，人海茫茫，她又到哪里去找对方复仇泄愤呢？她只能

把满腹的憎恨埋在心底。

退学后，赵芳妮无颜回家乡去面对父母，可留在举目无亲的上海又没有立足之地。在走投无路般的困境中，比她高一年级、当时刚刚毕业的同校同学黄诗剑向她伸出了援助的手，利用他那当人事局长的父亲的关系，帮她进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使她得以在上海安身。黄诗剑的帮助，当时对赵芳妮来说是雪中送炭。她因而对还不是很熟悉的黄诗剑感激不尽。在这之前，她只是和黄诗剑在校学生会里见过几次面，还知道黄诗剑和她的同班同学林燕燕关系不错。除此外，她对黄诗剑就没有多少了解了。

“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让我来帮你一个忙好吗？”

赵芳妮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学校的那天，等候在校门口的黄诗剑对她说了这一句她终身都不会忘记的话，而后再不容分说地把她的行李提进等候在门口的一辆轿车里，让她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住了下来。事后她才知道，这房子是黄诗剑父亲单位增配给局长大人解决子女结婚用房的。几年后，赵芳妮就在这套房子里和黄诗剑结了婚。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极其一般，你怎么会想到要来帮我这么大一个忙的呢？”

和黄诗剑熟悉后，赵芳妮曾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过黄诗剑。可黄诗剑的回答都是说同情赵芳妮。以后，赵芳妮在不断的接触中，逐渐了解到黄诗剑确实是个很不错的男子。可是自己那惨痛的遭遇，使她不敢接受对方日渐明了的求婚，既以为自己配不上黄诗剑又怕对方日后会对她曾被人强暴过的事耿耿于怀。但黄

诗剑的真挚最后还是化解了她心头的冰块，两年前，她含羞带喜地成了黄诗剑的新娘。

黄诗剑帮赵芳妮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并且给了她幸福。此恩此情，赵芳妮一直铭刻在心。婚后，她以自己全部的柔情和恩爱回报着黄诗剑，使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欢欣。

今天，本来是赵芳妮欣喜万分的日子。下午，妇产医院的医生告诉她，她已经怀了孕，八个月后便能当母亲了。这是赵芳妮的第二次怀孕。对她来说，第一次的怀孕是个最后以堕胎了结的耻辱，而这一次的怀孕，是她和黄诗剑的爱情结晶，她的内心因此盈满了甜蜜，沉浸在当新娘时的那种又羞又喜的感觉之中。

赵芳妮绝没有想到的是：在对她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她居然发现自己的丈夫就是当年那个强暴了她并毁了她的那个恶人。她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但那半截象牙项链清清楚楚地说明黄诗剑是那个人，否则他不可能会有这半截硬从她脖子上扯下来的项链。这半截项链，是她那晚在黑暗中被强暴的见证呵！

为什么黄诗剑会在别的男同学对她躲之不及的情况下主动帮助她？为什么黄诗剑对她失身之事半点都不忌讳、婚前婚后问都不问此事？这些曾在她心头盘桓过的疑惑，因发现黄诗剑藏着这半截项链而似乎一下子都得到了解答。因为黄诗剑就是那个无耻之徒！他正是靠了卑劣的手段才得到她的。

夜，黑沉沉的。

被痛苦煎熬着的赵芳妮紧紧地捏着那半截象牙项链，她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悲惨的受凌辱之夜，又感受到了被校方勒令退学时那种有苦难言的辛酸。

悲哀之中，她不断想起的是列夫·托尔斯泰题在《安娜·卡列尼娜》卷首的那句话：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二

黄诗剑看着林燕燕的漂亮背影走出嘉定别墅的大门。

当那个已经有点生疏了的身影从他的视线里消失的刹那间，他的心不由得颤了一下，捏着窗帘的手无力地垂落下来。

尽管分别多年，可是，当乍一看到昔日恋人的倩影时，他还是禁不住有几分冲动。好在对方并没有看到他。而他最终也忍住了冲动没有上前去和她相见。

他无颜站到她的面前，无颜面对她那对幽深和漂亮的眼睛。

黄诗剑今天是来座落在郊区的嘉定谈一笔生意的。自从几年前和林燕燕分手之后，他一直渴望再见到林燕燕，但他从未为此作过任何努力，甚至还在避免见到林燕燕，为此连学校的校庆都没有去参加。而林燕燕也没有和他联系过，林燕燕和赵芳妮曾经是同班、同寝室的同學，在校读书时，俩人的关系不错。因此，林燕燕若想见他的话，完全找得出理由登门的。他清楚，林燕燕和他一样，都认为与其见面后各自痛苦，倒不如永不见面为好。他想不到的是：会在远离市区的嘉定看到依旧是光彩照人的林燕燕。

情缘，一个难系又难解的结呵。

看到林燕燕随着一伙人走出嘉定别墅后，黄诗剑才感到有

点后悔，责怪自己不该在见到林燕燕后故意躲开。分开已久，其实他是很想和林燕燕聊上一会儿的，更想知道已为人妻的林燕燕生活得怎样。在他心底的深处，还保留着对林燕燕的一份爱，可这份曾经异常炽热的情感，现在都化为一种祝福了。对他来说，林燕燕能生活得好一点，无疑是他最大的安慰了。

意外地和林燕燕邂逅，令黄诗剑的心头蒙上一片抹不去的失落。这种感觉使他在下午的生意洽谈中老是走神。好在这笔生意的主要细节早就在前几次的谈判中解决了，他今天来嘉定只是以自己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和对方公司的头儿象征性地拍拍板，出席一下对方的宴请，并且身边还有一个精明的副手在替他周旋，否则，这笔关系着自己公司巨大利益的生意要告吹都说不定的。

由于心绪不宁，晚餐后，黄诗剑谢绝了对方公司请他们去歌舞厅唱歌的邀请，早早地回到了嘉定别墅的客房内休息。可是，宁静的客房并没有带给他多少安宁。他逼自己不去想此时可能早以在上海的家中陪丈夫休息的林燕燕，但晃动在眼前的却老是林燕燕的身影以及最后一次分手时，林燕燕那悲痛欲绝的面容。

黄诗剑难以入睡。为排遣郁闷，他信步走出客房，来到咖啡室里，想喝上一杯咖啡，消磨掉一段难熬的时光。

在咖啡室里坐下来，刚端起杯子，他的手突然一抖，眼睛直定定地望着——一位坐在几米之遥的一张桌子旁喝着咖啡的女客——搅得他大半天烦躁不已的林燕燕。

“嗨，老同学。”

林燕燕也看到了黄诗剑，她笑吟吟地端着咖啡杯来到黄诗剑的桌子旁坐下。“这么巧，在这里碰到你。”

“噢，是的，真是很巧。”

黄诗剑抑制住激动，极力使语气平淡，“你，你怎么也会到嘉定来的？”

“我们单位有个联营厂在嘉定。我是技术顾问。所以经常来这里看看。你呢？”

“我是来谈一笔生意的。”

“嘿，你也经商了。”

“瞎混混嘛。”

黄诗剑苦笑一下。他的目光打量着阔别好多年的初恋情人。和大学时期相比，林燕燕似乎少了几分清纯和活跃，但却有了更具魅力的少妇风韵，浑身都洋溢着撩人心弦的妩媚。

林燕燕在黄诗剑的注视下，显得有点不自在，她解嘲似地问：

“怎么，我是不是变了许多？”

“不，不，你没变什么。”

黄诗剑想说林燕燕比过去更漂亮了，可话到嘴边就又改了口。过去的特殊关系，使他不在这次意外的重逢中掺进任何感情色彩。

林燕燕放下咖啡杯，目光清澈地看着黄诗剑，“赵芳妮好吗？干吗不一道来？”

“她也可以。我是和单位的人一道来谈公事的。再说她也走不开。”

“听说你们结婚有两年了。有孩子了吗?”

“还没有。你呢?”

“算起来我们结婚一年还不到。怎么会有孩子。”

“单位里的效益好不好?”

黄诗剑扯开了话题。他很想听林燕燕多谈谈家庭生活,可又怕勾起林燕燕的感情创伤。当初,是他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林燕燕。现在对人家的家庭表示关心,就显得有点假惺惺了。

“还算过得去。月收入千把块钱。”

林燕燕像是猜透了黄诗剑的心思,便和他聊起了单位里的情况,顺便还插问一些黄诗剑生意上的事。

和林燕燕不着边际地闲聊上一阵后,内疚渐渐地浮上了黄诗剑的心。这毕竟是他彻底断绝和林燕燕恋情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年是他辜负了林燕燕,伤害了对方的一片真情。有愧的是他。而现在自己在重逢后装出的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借点烟抽烟的机会沉默片刻后,黄诗剑低声说:

“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更想不到你见到我后,会对我这样宽容,肯客客气气地和我坐在一起喝咖啡。”

林燕燕笑了笑:“你以为我会怎样?”

黄诗剑长长地吐出嘴里的烟雾,带着几分感慨说:“我原以为,再见到你的话,你要嘛不理我,要嘛会挖苦我几句。”

“既然我们无缘,那又何必再相互刺激。好歹我们也曾经在一个学校里读过书。你说是不是?”

林燕燕轻轻地说了一句。一丝淡淡的哀伤从她那秀丽的眼睛里掠过,但她的眼神很快又平静似水了。

黄诗剑凝神望了林燕燕一眼。事隔多年，他突然清醒地意识到：他还爱着面前这个有一颗善良之心的女人，如果没有赵芳妮，如果没有那个阴差阳错的变故，他还会像他们相恋时一样的愿意和她白头到老的。浓浓的伤感和歉疚在他的心里弥漫着。他很想把内心的这些情感吐露出来，可又理智地控制住了自己——为了各自的家庭，为了不让林燕燕受到更大的伤害，他自知不能放纵自己的情感，哪怕这对他自己是个折磨。

三

邂逅的交谈因各自心头的沉重而渐渐变得沉默多于闲聊。忘了加糖的咖啡越喝越苦。

黄诗剑不想再坐下去了。面对着曾被他伤害过的林燕燕，他内心的重荷在不断地加大，而歉疚的话，他又一句都说不出来。

“时间不早，你早点休息吧。”

他看了看腕上的表，虽然还不到晚上九点，可他还是违心地说了句。

托腮沉思着的林燕燕扫了一眼黄诗剑，信口问：“几点了？”

“八点三刻。”

“你还有别的应酬？”

“应酬倒是没有了。我怕时间晚了影响你的休息。”

黄诗剑的脸一红。

林燕燕莞尔一笑，神色又像刚才见到黄诗剑时那般自在了，她调笑道：

“怎么，不肯赏光陪我多坐一会儿？”

“你说到哪里去了？我真的是怕你还有别的事。”

黄诗剑急急地避开林燕燕的目光，尴尬地解释道。

林燕燕轻叹一声：“这么多年没见了。很难说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没什么大事的话，就再多坐一会儿吧。”

“也好。反正我也没有这么早睡觉的。”

黄诗剑点点头。又掩饰性地说：“那我再叫杯咖啡来，今晚我们喝个痛快。”

“好呵。”

林燕燕爽朗地笑着表示同意。她无意识地朝周围看了看，当一个熟悉的身影跳进眼帘时，她的脸色突然为之一变，整个人都变得僵硬了起来。

“你不舒服？”

黄诗剑注意到了林燕燕的异常，不安地问。

“没什么。”

林燕燕摇摇头。她脸色难看地推开面前的咖啡杯似乎想站起来离开但又忍住了。

“燕燕，你也在这里。”

正在黄诗剑纳闷的时候，一个英俊的青年男子走到了他们的桌旁，亲昵地和林燕燕打着招呼。

“你能来，为什么我不能来？”

林燕燕多少有点愠怒地看看对方。此人的出现，显然使她感到了不快。

来人瞅了瞅黄诗剑，嘻笑道：“这位先生有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的。燕燕，你怎么不替我们介绍、介绍。”